

周玉冰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RESS BEIJING BRANCH

YANFENGYINGYIJIAREN

严凤英家人

YANFENGYINGYIJIAREN

严凤英家人



周玉冰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RY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严凤英一家人 / 周玉冰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399-4231-5

I. ①严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严凤英 (1930~1968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2626 号

书 名 严凤英一家人
著 者 周玉冰
选题策划 于奎潮
责任编辑 刘洲原
责任校对 闻 艺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210 千
印 张 14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,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231-5
定 价 26.0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严凤英一家

陳鳳英

嚴鳳英一家人

時白林題

己丑冬



目录

第一章 不灭的信念

- 崭露头角 / 003
- 最初的灾难 / 006
- 劫遇 / 010
- 创伤 / 014
- 芜湖的记忆 / 017
- 大通的麻烦 / 021
- 金戒指 / 024
- 一个丽媛的失去 / 029
- 国立安大 / 033
- 一个丽媛的出现 / 040
- 甘家大院 / 043
- 回安庆 / 050

第二章 艺术的春天

- 唱响黄梅 / 055
- 激扬的青春 / 058
- 戏剧革新 / 061
- 崭露上海 / 065
- 从安庆到合肥 / 069
- 爱在何方 / 073
- 错与误 / 081
- 《天仙配》 / 085
- 拍电影 / 092
- 寻找爱情 / 097
- 刻骨铭心的缘 / 102
- 戏为媒 / 106
- 幸福与忧伤 / 111
- 跃进的时代 / 119
- 姊妹花开 / 125

第三章 时代的悲歌

排戏受伤 / 133
1959 年 / 139
入党 / 145
《牛郎织女》 / 150
暴风雨之前 / 156
大字报 / 161
香消玉殒 / 165
批判 / 171
监狱 / 176
梦 / 184

第四章 永恒的怀念

平反 / 193
黄梅花再开 / 197
笔端诉思念 / 201
深情《严凤英》 / 205
培养新秀 / 210
无限思量黄梅阁 / 215
后记 / 220

目录





第一章

不灭的信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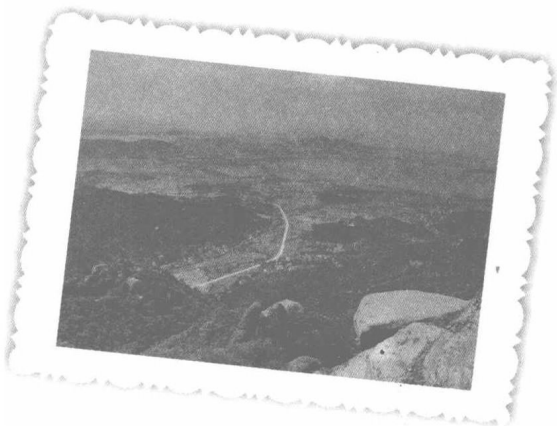
崭露头角

像夜莺

只为心灵的绝唱

1945年春天，安徽桐城一个叫练潭的小镇，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地方，黄梅戏艺人严云高组织的戏班子在此演出，最受欢迎的剧目是《二龙山》。

人们喜欢《二龙山》，不是因为它的剧情，相反，剧情很简单，女寨主余素贞要下山寻夫，将帅印交给贴身丫环。人们喜欢的就是演丫环的小姑娘，“锵——锵——锵——”锣鼓声中，丫环从余素贞手中接过帅印，像狮子弄球般挥舞一番，大喊一声：“喽罗们！”



严凤英家乡——罗岭

“有！”众人应着，声威浩大。

她放开嗓子，眉飞色舞，得意地唱起来——

大王的大印拜会在手，大小喽罗听从头！

莫笑我小小丫环年纪幼，一样能扯大旗放炮挂帅镇山头！

令出如山人人要遵守，没我号令不准下山沟！

倘若有人违令走，天王老子定斩不留！

几句唱词，清脆圆润，扮相又是那么俊美，将一个丫环的装腔作势、活泼可爱演绎得传神逼真，让人百看不厌。



后来,班主干脆把剧目改名为《丫环挂帅》。

小姑娘出名了,她唱得好,长得俊,眼睛里有火焰一样的热烈,有小溪一般的清纯,又含蓄着万千风情。方圆十几里争相传传说这么一位人见人爱的女子,小伙子们跑十几里路就是为了看看她。

当然,也不时遭到不顾影响的喽啰兵的骚扰。

当地驻军的一个军官经常要请她去唱戏。严云高知道这军官不怀好意,但想靠他镇住喽啰兵,不敢推脱,又怕小姑娘发生意外,只得请一个叫二姑的妇女跟随,寸步不离,才保证了每次都安全回来。

有一次单独给那位军官演出。小姑娘声音美妙,表演传神。军官看得眉开眼笑,高声叫好,走过来,牵起小姑娘的手抚摩着,故意赞扬道:“唱得太好了,我的心啊都给你勾软了哦,小丫头不简单。告诉我,有什么困难,我一定鼎力帮助,搭班子唱戏苦吧?唉呀,你一个小姑娘哪受得了,要不,就留下来,专门为我们唱?少不了你吃香的喝辣的。长得这么美,皮肤水一样白嫩白嫩的,怎经得起风吹日晒?万一碰上兵痞流氓,哎哟,我就是放心不下……”一双小眼睛在小姑娘身上扫来扫去,小姑娘吓得连声说“不”,二姑走上来,眉角堆笑,“军爷,她没见过世面,没出息,军爷喜欢听我就带她来。”边说边拿开握住不放的粗糙大手。军官满腔恼怒,又不便发作,牙咬得嘎嘣作响。

一天晚上,军官又请小姑娘唱戏。摆起酒宴,边喝酒边听戏。军官轻呷一口,回味悠长,对二姑说:“你也来喝一杯!”

二姑受宠若惊:“我不会喝,军爷,你自己喝吧!”

几个小头目用不悦的表情吓唬二姑:“军爷请你喝酒也不喝?别不识抬举!”

二姑无奈,端起酒盅连喝两盅,边喝边道:“军爷,我敬你!”喝完,身子摇晃起来,接着便倒在一边睡了起来。

军官一挥手,士兵都退到门外。

小姑娘意识到不妙,心怦怦直跳。

“哎呀,别唱了,我的心都软了,乖乖,陪我谈谈心。”

小姑娘一脸惊慌的表情,如求助的羔羊,喊道:“二姑,二姑。”边喊边躲避。

军官抓住了无助的羔羊般的小姑娘,她惊叫着,柔嫩的手掌抵挡着那张狰狞的嘴脸。

“哎呀,不好,地震了!”这时二姑从地上跳起来,大声喊叫。

军官一愣，“啊，地震了？”

“对，要地震。”二姑拉起小姑娘撒腿就跑。

小姑娘吓破了胆，回来就吵着要离开。可生意很好，班主舍不得，便哄她劝她，再唱一天就离开。





最初的灾难

我用歌喉欢唱黎明
黑夜却将我笼罩

第二天晚上，汽油灯挂在台柱子上，明亮耀眼。虫子飞蛾往灯上撞。乡间小路上是四乡八里赶来看戏的人。

班子正在上演《送香茶》。小姑娘化好妆，等着出场。台下军官和喽啰晃来晃去，交头接耳。平静中蕴藏着危险与不安。

严云高喊来给班子烧火的江兴和，“要出事的，赶紧背着她跑。”

江兴和长着一双大脚，别人称他江大脚，他身材魁梧，力大无穷。听到班主的话，他背起小姑娘撒腿就跑。

身后是追赶的身影，阵阵犬吠，在平静的乡村之夜惊悚地响起。

小姑娘吓坏了，问：“江师傅，他们怎么要追我？”

“要糟蹋你！可怜你还是没熟的瓜，就让人盯上了。”江大脚边说边跑。

小姑娘流泪了，“快跑啊，江师傅，你要救我！”

“放心，他们追不上的。”

追赶的身影越来越近，枪声响起，子弹从耳畔呼啸而过，那阵风撩起了凌乱的发梢，小姑娘吓得呜呜哭泣。身后又传来喊声：“不能开枪，打死了小心你的狗头！”

路旁有一个茶馆，江大脚背着小姑娘跑了进去，对里面的人道：“兵痞子要抢这个小姑娘，你们救救我们。”

人们都认识这个唱丫环出名的小姑娘。店主赶紧引着他们从一个侧门出去，消失在夜幕笼罩的野外。

一路狂奔，只听得见脚步声和小姑娘的心跳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才停了下来。“没事啦！”江大脚放下小姑娘说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双河埠啦！”

“离戏班子有多少路？”

“十五里!”

小姑娘惊叹着,欣慰一笑,感谢背她的江师傅。

小姑娘姓严,家谱中排鸿字辈,叫鸿六。

鸿六的祖父原是桐城县罗家岭(今属安庆宜秀区)的一个巧手木匠,被安庆一个小客栈的单身老板娘看中,留下来配成了夫妻。无奈这个老板娘未能生养,夫妻两人在四十岁时抱了一个孩子,取名严司明,这就是鸿六的父亲。

严司明聪明漂亮,念过小学,写得一手好字,在一家印刷所当过抄写生,还会拉唱几出京戏。严司明二十岁时结了婚。婚后不久,在安庆韦家巷生下了鸿六,小日子过得非常甜美。不到三年,又生一个女孩,取名鸿鸾。可惜的是,严司明夫妇染上了鸦片瘾,放荡堕落,把鸿六许了童养媳,把鸿鸾卖给了安庆的一户人家。

三岁的时候,鸿六的母亲改嫁走了。

后来,因为日本入侵,鸿六被送回老家罗岭,与大奶奶一起过,放牛、打柴、挖野菜。

日军沿着长江进攻,省会安庆被占领。祖父回到了罗岭,让鸿六读私塾。父亲也回来了,有时拉起京胡教鸿六唱京戏。时局稍稍稳定,父亲又离开了罗岭,但把艺术的种子留在了幼小的女儿的心田。

罗岭街在清朝乾隆年间形成,名为大宥乡,民国三十一年(1942)改为罗黄乡。1950年分为罗岭、大王、石桥等六个乡。1997年撤乡建镇,成为罗岭镇,属桐城市管辖。2005年5月28日,经国务院批准,划至安庆市宜秀区。

大龙山、小龙山、菜子湖怀抱中的罗岭,景色宜人,是龙山风水的宝地,自古名流辈出,书法大家邓石如、两弹元勋邓稼先都是出生在这里,状元刘若宰、龙汝言隔河相望,进士姚孙棐、许鲤跃、龙鲤门相距不过五里之地,罗岭也被称之为“隔河两状元,五里三进士”。

这里还是歌唱传统悠久的历史。山歌、对歌、草歌、插秧歌……人们用歌声倾诉着生活的欢乐与悲伤。

幼年的严鸿六听着先贤的故事、唱着美丽的歌曲。她歌声好听,甜润动人。有时,伙伴们一起去集上卖米,要趟一条没膝的小河,大家提心吊胆,鸿六就用她悦耳的山歌为伙伴们鼓劲。伙伴们说,最会唱歌的鸟也没有她的嗓子婉转。

她的歌声被回家打白铁的严云高听到了。严云高酷爱黄梅调,他喜欢



这个小女孩，便收她为徒，教给她唱黄梅戏的技巧。鸿六聪明好学，很快就能登台演出了。当时的黄梅调演员良莠不齐，多是卖唱糊口，有些唱段为了迎合听众，口味不甚高雅，被称作淫戏，没有女子登台演出。严鸿六登台唱黄梅戏，严氏祠堂认为有辱家族名声，要把她抓起来沉湖。她逃了出来，躲在一个山洞里过了几天，后来随严师傅的戏班子，离开罗岭，漂泊卖唱……

夜色已深，静黑的山峦、树木都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。

江大脚放下严鸿六，告诉她回老家的路，自己就找戏班子去了。

严鸿六不敢回家，怕祠堂不原谅她。她是倔强的，也不愿这么凄惨地回家，既然不顾一切逃出来唱黄梅戏，就要风风光光地唱下去。

她小心地敲开一户人家的门，敲得怯生生的。

门开了，是一对长得面目和善的夫妇。这是一户做祭香的人家，男的被称作杨香匠。

“大娘，我饿了。”严鸿六可怜兮兮地说。

香匠的老伴急忙去厨房，用锅铲铲起锅巴，用开水泡着，盛给面前这个又惊慌又饥饿的小姑娘。

等他们知道了事情真相后，劝严鸿六说：“小姑娘，你还是回家吧，给祠堂认个错，一个女孩子在外多危险啊！”

“是啊，这年头，土匪、兵痞、流氓像虎一样，而你是一只羊啊！”

“可是，我喜欢唱黄梅戏！”她的心是透明的，水晶一般，虽然受了欺凌，仍看不透世事的险恶。



十六岁的严凤英演《送香茶》

严鸿六暂时住在杨香匠家。她勤快，手脚麻利，帮杨香匠捏香、晒香、收香，有时还帮他送货。

杨香匠夫妇非常高兴，平添了一个帮手，空闲的时候还为自己唱戏解闷，为自己敲敲背揉揉肩，比亲生的闺女还懂得孝敬。他们要收严鸿六为义女，鸿六一口答应下来，“干娘”、“干爹”，喊得杨香匠夫妇喜上眉梢。

一天，干娘特意擀了面条，一人下了一碗。鸿六爱吃面条，呼啦啦几口喝光了，一擦嘴就去翻晒香。

干娘眉开脸笑，赞不绝口：“真是一个

麻利的丫头，比男孩子还麻利，长得又漂亮，是美人胚子！”

在这个家庭里，严鸿六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和家庭的温馨。

然而，她的最爱是黄梅戏。树上一声婉转的鸟鸣也能引触内心深处那种黄梅情愫，严鸿六真想变作一只鸟，快乐地、自由地，在天空下，在树林间，尽情歌唱。唱星星，唱月亮，唱山上的牛羊、山下的溪流。

听说安庆有个戏班子唱得好，其中一个叫丁老六的演员最有名，她决定去投靠。

干娘不放心，挽留她说：“你一个女娃子，在外哪能放心？”

“没事的，我会照顾自己！”

“跟着我们做香吧，干爹付你工钱！”

“我不是图钱，我只是爱唱黄梅戏。为了唱，我不怕祠堂沉湖，不怕别人辱骂，你们原谅我吧！”

干娘知道留不住，下了一碗面条为鸿六送行。这一次，她没有呼啦啦地几口喝完，而是慢慢地吃着，心中依恋不舍。

“今后，有时间来看看我俩！”干娘说。

“一定的，鸿六会记着干爹、干娘。”

干爹干娘送她上路。一个小姑娘，前面会遇到多少风雨、多少险恶啊！干娘不忍心去想，趴在老伴的肩上哭了起来。

鸿六流着泪，朝干爹干娘一跪，然后转身上路。头不回，泪在流。

鸿六终于走到安庆，一路打听，找到了丁永泉（丁老六），对他说：“我要唱戏，收下我吧，我在安庆举目无亲。”

“这孩子长得漂亮，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是唱戏的胚子。”丁老六说道，“你唱几段听听！”

鸿六高兴了，唱了几段。唱完后用期待的眼神望着这位出名的黄梅戏艺人。

“好，有潜力。”

丁老六带鸿六来到班主王老九面前，极力推荐。王老九一看这个伶俐的小姑娘，心里就乐开了花，听了两段，连连称赞：“是个唱戏的好佬，好佬！留下来！”

后来，鸿六成了安庆的红人。杨香匠喜出望外，步行去安庆看她。班主王老九怕影响自己的生意，不告诉严鸿六，连吓带哄，把杨香匠打发走了。事后有人告诉了鸿六，她难过得哭了一场，后来托人带上礼物给杨香匠，心中的愧疚才消减一些。





劫遇

未开的花朵
等待春阳朗照
寒冬却悄然来临

怀宁县城的石牌(今怀宁县石牌镇),是一个繁华的古镇。行走在青石古巷里,耳畔飘来的是婉转动听的声音,似小溪一般清婉流畅。

这里是徽剧的发源之地,更是黄梅戏孕育成长的摇篮。当黄梅戏还没走向全国,还是“三大七唱”的原生状态时,这里就有许多著名戏班子的演出。

有句话说:“无徽不成镇,无石不成班。”说的是没有徽州人,这个镇繁荣不起来,没有石牌人,这个班子唱不下去。

这次,古镇再次轰动起来。怀宁籍黄梅戏艺人丁老六引来了一个戏班子,唱小旦的姑娘严凤英人见人爱。她的声音绝无仅有,是那么婉转圆润,每句唱词经她一唱,仿佛都带着魔力,让人听后,灵魂仿佛被洗涤一般,五脏六腑是那么熨帖舒畅。她长得又是那么俊美,尤其是那双大眼睛,抛出来的是万种风情,又含蓄隽永,让观众如痴如醉。

严凤英就是严鸿六。一次,她的班子在枞阳演出,观众都点郑鸿霞的《小辞店》,那天,郑鸿霞病了,严凤英自告奋勇要顶替救场。班主瞪大了眼睛:“你能唱?”

“能唱!”她自信地说。

“谁教的?”班主问。这出戏被世俗认为是低下的淫戏,大家不愿教给一个小姑娘,怕害了她;这出戏唱词又多,交给没学过的她班主也不放心。

“我悄悄跟郑师傅学的,还有丁爷爷父女!”丁爷爷父女是有名的丁老六和女儿丁翠霞。班主无奈,只得让她救场。师兄张云风情急之下将海报上主演的名字改成严凤英。因为她姓严,主演的人物是柳凤英。

《小辞店》是一个对女演员挑战极大的演出,没有能耐的演员是不敢碰这出戏的。整个戏台上基本就两个人,女的凄苦诉唱,几百句词,蕴藏着万

